

深刻反思「佔中」「四個應當」立牌指路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姚志勝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聯辦新春酒會上致辭時，以「四個應當」全面總結了去年的非法「佔中」事件。張主任的「四個應當」是對「佔中」事件最全面、最深刻、最精闢的總結，對於香港社會各界應對「佔中」後形勢發揮立牌指路，引路領航的作用。正如張主任在致辭中表示「回首愈深邃，前瞻愈智慧。」社會各界必須汲取「佔中」的沉痛教訓，對於歪曲香港特區與中央關係的言論當頭棒喝；大力重申法治的尊嚴；引導青年培養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感，以開放包容的胸懷自覺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中。這樣，「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才可繼續乘風破浪揚帆遠航，香港也可迎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張主任在酒會上以《乘風破浪 揚帆遠航》為題發表新春賀辭。提到去年持續了79天的違法「佔中」，他指出近期香港社會正在繼續圍繞這一事件進行反思，一些認識也隨之深化，這些認識包括以下「四個應當」：第一、應當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第二、應當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優勢；第三、應當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第四、應當更加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求香港的更大發展。

「四個應當」具權威性指導性

張主任提出的「四個應當」，是「佔中」結束後中央官員對於事件的全面「反思」和總結，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權威性，對本港社會應對「佔中」後形勢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四個應當」中第一個應當，是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事實上，「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佔中」在本質上就是挑戰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不少市民

參與了違法「佔中」，反映一些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存在誤區，未能全面準確理解「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表現為重「兩制」輕「一國」，缺乏國家意識和國家主權觀念。

正如張主任在致辭中指出，反思「佔中」，最根本的就是要思考如何正確處理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他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不能容許藉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散布「港獨」言論，甚至公然以非法方式與中央政府搞對抗。令人憂慮的是，近年本港社會上卻出現了不少脫離「一國」只談「兩制」，忽略、架空甚至對抗「一國」的奇談怪論，包括「佔中」時高舉的所謂「命運自主」、「香港問題，香港解決」；以至近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公然煽動「港獨」等言論，都是在公然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張主任的致辭與早前梁振英特首對《學苑》文章的批評，都是前後相接，一脈相連，對「港獨」言論及行為當頭棒喝，正是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正確處理香港特區與中央關係

第二個應當，是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優勢。張主任指出：「『佔中』的教訓之一，就是法治有時也可能會變得很脆弱。它再次警示人們要小心呵護法治。」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一個社會的法治若受到損害，經濟必然下滑，治安必然混亂。「佔中」大規模破壞法治，甚至法庭判決都不被尊重，這是十分危險的現象。「佔中」造成的法治觀念廢弛，不是結束「佔中」就能解決的。若不重視醫治「佔中」對法治造成的內傷，以後任何人有任何訴求，都可以「公民抗命」為幌子，霸佔道路交通，衝擊法治與秩序，以損害社會整體利益為籌碼，逼迫政府接受其訴求，香港的繁榮穩定就無從談起。

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非法「佔中」對香港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香港長久以來珍而重之的法治精神遭到重挫。因此，各界在「佔中」之後更要倍加珍惜香港的法治，一方面必須追究「佔中」搞手刑責，彰顯法治尊嚴；一方面在社會上大力推廣法治教育，重申公民守法觀念，修復法治精神。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部門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重申法治尊嚴 引導青年了解國情

第三個應當，是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張主任引用習近平主席去年12月在澳門關於青少年的殷切寄語，強調對香港同樣有指導意義，要把我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香港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確實，大批青年學生參與非法「佔中」，一小撮人甚至發出「港獨」等

謬論，令人痛心之餘，也顯示一些青少年對國家的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法制等等基本國情並沒有全面和準確的了解，存在相當多的偏差與誤解，容易被別有用心者誤導及利用。

青少年是香港和國家的未來，各界對於青少年一些「任性」行為，除了應給予足夠的包容及關愛之外，更應該引導他們走向正途，當中包括協助青少年認識我國的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設立國民教育科，以此構建青少年的集體認同，建立國民身份的意識，本港也應盡快重推國民教育科。各界也應積極協助青少年認識國家、了解國情。就如張主任所指，多給予正面的引導、長輩般的關愛、朋友般的溝通和持久的努力。

第四個應當，是更加積極地借助國家的發展大勢謀求香港的更大發展。張主任強調，以失落的心態看待內地的發展進步，擔憂香港被「邊緣化」，甚至擔憂兩地關係日趨密切會導致香港「內地化」，都是不必要也不合時宜的。香港的命運與國家緊密相連，回歸以來，香港走上了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港人要識大勢，認清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認清國家發展的前景。國家發展保持良好態勢，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實現更大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社會各界應以開放包容的胸懷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中，警惕各種「排斥內地」、「阻隔兩地融合」的言論。這樣，香港才能在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發揮獨特作用，不斷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應及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楊孫西

揚清激濁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阻止特區政府就設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影響了香港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應該看到，科技產業是推動香港邁向高增值發展的重要一環。為了做好官、產、學、研的協調工作，特區政府於2014年《施政報告》建議，再次啓動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以期更專注、有策略地推動香港創新及科技的發展，並已把有關建議提交立法會。各位立法會議員理應充分考慮香港經濟發展的需要，支持特區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局，讓工商界人士能適時把握機遇，大力發展創新驅動型的新興產業，令香港成為更有經濟競爭力的城市。

建設創新驅動型新經濟社會

在21世紀的新世代，工商業界開始洞悉創新科技的重要性，紛紛為企業注入創新科技的元素，支援產品設計、生產、物流、營銷等各方面的發展。世界許多國家、地區，也開始意識到新經濟浪潮已經來臨，紛紛調整經濟發展策略。所謂新經濟，是指以創新科技作為核心驅動力的經濟，包括以互聯網科技為核心的創新科技，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眾所周知，香港是個彈丸之地，又沒有多少自然資源，但香港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亦具備先進的科研基建及設施。香港的高等院校所進行的部分科研工作已經達到國際水平，非常適合發展高端科技。

香港資訊發達，要取得最新的科技資訊實在不難，如要深入探索，官、產、學、研實可作深度合作。在香港，政府多番強調創新科技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並已陸續推行新措施，大力鼓勵這方面的發展。香港在創新科技的主導下，高質素和創新的工業尚有發展空間。多名立法會議員亦表示，特區政府設立創新及科技局

能夠拓展「新經濟」，促進香港的長遠發展。筆者認為，香港的路出在於促進創新驅動的新經濟社會，應大幅增加科技教育和技術培訓投入，鼓勵企業通過創新及科技升級換代，順利實現經濟轉型。

為香港青年的發展帶來平台

值得關注的是，特區政府在剛發表的2015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多元化及前瞻性建議，重點支持了創新及科技領域，並致力於推動香港新產業發展。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建議，向「創新及科技基金」注資50億元，幫助構建一個更蓬勃的創新及科技生態環境，並且促進香港與其他經濟體在創新科技方面的合作。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設立新的「企業支援計劃」，增加對私營公司研發項目的財政支援，藉以鼓勵更多公司在科技方面的投資，擴闊香港的經濟基礎。

另一方面，面對着瞬息萬變的經濟體系，就算企業有意投放資源在創新科技上，增強企業的營運和發展，但科海茫茫，須有專門機構引路。現時，與創新及科技發展相關的政策分散在特區政府不同的政策局中，令政

策有時未能保持一致。業內人士認為，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可為香港青年人發展帶來平台。不論是創業或受聘，青年人都可以充分運用創意，在不同的創新科技領域發揮所長。

促進兩地科研成果商品化

李克強總理不久前在2014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科技表彰大會上指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既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又要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必須依靠創新支撐。顯而易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背後，有着龐大的投資機會。筆者認為，香港的大學須加強與內地大學及科學家的科技合作，特區政府應積極為香港的大學爭取到國家「十三五」科研項目中，一些適合香港的科研課題。香港的科研人才通過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和夥伴實驗室計劃等，亦可善用國家的資源，與內地科研人才密切交流，促進項目研究不斷提升水平，以及把科研成果產業化。

不可否認，香港與內地科技合作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推動平台建設、產學研合作、人才交流等各方面都有良好的發展，成果豐碩。「香港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的發展，得到了香港科技界關注和積極的參與。尤其是，香港除了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人員和設備外，還具有成熟的國際市場，以及觸覺敏銳的企業家，可以迅速地把研發成果商品化和實踐化，由實驗室走進市場。可以預見，香港與內地科研合作將達至互惠互利，有望在創新及科技成果商品化上獲得雙贏。為了加大力度推動本港的科技產業，並做好官、產、學、研的協調工作，特區政府有必要及時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助力香港創新及科技事業的發展。

莫謂學生空議論 舌劍真槍要變天

韋 剛 粵仁達聯誼會會長

政府的施政報告公佈，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內容存在着錯誤觀點，叫囂「武裝獨立」，提出：「要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從去年2月號的《香港命運 民族自決》和9月號的《香港民主獨立》，及編印出版的《香港民族論》，具體地計劃組織武裝軍隊、策動廣東廣西軍隊叛變等的流血鬥爭，這已經不是一般的學術討論，而是有理論、有綱領、有組織、有行動的「港獨」暴亂。無論反對派以及《學苑》的反動作者如何狡辯抵賴都不能洗脫罪名。

「港獨」思想已在「佔中」前有計劃地滲入各階層尤其是青年學生中。以推翻政權為目的的所謂民主思想，聯合學校中的激進分子和帶着西方近代無政府主義等思潮回流的知識分子，組成了相當龐大的宣傳網絡，利用講壇、媒體、非法電台、議事廳等場合宣揚其「港獨」主張。甚至公然佔用大學場所進行反政府的非法預演，視法治為無物，明目張膽地籌備及進行反政府奪權勾當。此等所作所為，早已超出「學術研究」

範疇，豈能以「言論自由」來掩蓋非法奪權的「港獨」運動？施政報告把這個假面具戳穿，讓市民明辨是非是必要之舉，更是應有之義。市民自有眼光看清黑白。反動派四處以這些武裝奪權的「港獨」理論播毒，與「佔領」行動是互為綑綁互相協作的。因此我們看到，從「佔中」發動第一日起，金鐘大台就掛上了「命運自決」的標語，要求由他們這批暴動者「自決」港人命運和誰主政權；他們同時提出「沒有公民提名，那就公民抗命」的無理訴求。其後，在「佔領」全面失敗之後，面對法律制裁，他們就無賴地叫囂「公民抗命無罪」，竟然顛倒黑白說「公民抗命沒有違反法律」。

前《學苑》副總編輯王俊杰在1月18日《城市論壇》上仍辯稱「自決」不等於「港獨」，所以號召「自決」不等於號召「港獨」。但是他當場又承認自己贊成和推動「港獨」，甚至駭人聽聞地聲言：「贊成『港獨』，因為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中共隨時會倒台，到時香港人就有出路囉！」在心為志，發而為

文，心懷這種鬼胎的編輯自然是為「港獨」搖旗吶喊。

其實，這些有理論有綱領有行動的「港獨」分子，其思想根源涉及陳雲的「本土城邦論」。早在2011年他便提出「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具完整綱領，號召民主抗共，歪曲「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誤導香港可以自立為邦，進而全國實行「城邦制」或「聯邦制」。

《學苑》的「港獨」文章提出，要奪權就必須有流血鬥爭，因而要組織「武裝力量」，香港可以組織6萬人的軍隊更進而「策反」兩廣幾十萬部隊，成立「香港國」。這真是聳人聽聞、異想天開。不過，市民們不要簡單地以為這只是他們的囈語夢話，他們絕不想當受殖民管治的香港就此失去，要建立一座不沉的橋頭堡，為國際反華勢力服務。我們對《學苑》這種徹頭徹尾的「港獨」趨勢，要高度警惕，而且在處理「佔領」違法事件的時候，亦要清除深層次的錯誤根源；對誤導迷惑青年的「教育者」進行再教育，揭露他們的反動本質。讓香港回復晴空朗日，精神暢旺地踏上安定繁榮之路。

「極端本土派」煽「獨」走火入魔

資深評論員 郭中行

《學苑》煽叛國 滿紙荒唐言

青鋒

「佔中」過後，香港社會仍不平靜。原因是持續79日無法無天的「佔中」，祭出所謂「命運自決」的旗號，打開了「港獨」的「潘多拉盒子」。現在回過頭來看，「佔中」就是一場志在散播「港獨」思潮的行動。所以，在「佔中」之後香港政治對抗其實沒有減輕，而是更加尖銳，更加複雜。

「港獨」借「佔中」散播

「港獨」借助「佔中」在社會上散播，亦逐漸形成兩大主要平台：一是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二是組成各種「極端本土派」組織，包括奉嶺南大學學者陳雲為「國師」的「本土城邦派」；以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愛將「金金大師」梁金成為首的「光復上水」網絡群組；黃毓民、黃洋達的「熱血公民」、「調理農務蘭花系」等，採取極端行動以散播「香港城邦」、「獨立建國」的歪風。而這兩個平台其實都是同一批人掛上不同的牌子而已。

就如《學苑》副總編輯陳雅明，他在1月號中發表名為《最後一代香港人》的文章，將香港人稱為「奴才」，惡毒地詛咒「香港大半部歷史都是奴才史」，誣指「香港年輕人只是想做一個人，得到人應有的權利，卻被政權封殺了無希望。行動的，被拘捕，連講話的，也被公開批鬥」，呼籲港人要「命運自決，創造歷史」。這篇文章與所謂學術研究相差十萬八千里，活脫脫就是一篇「港獨」宣言，是呼籲「港獨」人士「起義」的動員令。而這個陳雅明是誰？其實他就是「熱血公民」的死忠支持者，在讀大學前已經深受黃毓民、黃洋達、陳雲等人「洗腦」，是「極端本土派」的一員。及後他成功升讀港大，並且利用《學苑》編委會一向乏人問津的「良機」，控制了《學苑》，繼續走「港獨」路線。

事實上，《學苑》煽「獨」已非今日始，由周永康擔任副總編輯的時期，已經鼓吹「香港自決」，及後隨着王俊杰、陳雅明等「極端本土派」相繼掌控《學苑》，令《學苑》儼然成為「極端本土派」的宣傳喉舌、變成了「港獨」的宣傳基地。

利用水貨問題挑撥兩地矛盾

如果說《學苑》煽「獨」還主要是「文攻」，日前發生的上水縱火事件則是性質極為嚴重的「武嚇」，一名青年涉嫌響應網上號召，企圖向上水一個水貨貨倉縱火而被拘捕。這宗縱火事件其實也是「極端本土派」大力煽動極端思潮的惡果。固然，上水等地區的水貨問題確實嚴重，令不少當區居民感到不滿，但當局已經大力打擊。有別有用心者卻利用水貨問題大做文章，上網上線至所謂中央對香港的「打壓」，甚至提出荒謬絕倫的「殖民論」。這些言論對大部分市民來說自然是不值一哂，但對於一些入世未深的青年、終日靠上網接觸天下事的網民來說，無日無之的宣傳「洗腦」卻令他們產生錯誤的認知，不斷被人挑撥刺激。終於當有人在網上教唆他們採取縱火等手段反水貨客時，一些人即猶如「入魔」般受其操控，鑄成大錯。

從《學苑》煽「獨」到上水縱火事件可以看到，「極端本土派」經過「佔中」一役，氣焰愈來愈大，行徑也愈來愈走火入魔。他們已經擺明車馬以激進手段爭取「香港建國」，有目標、有行動、有導師、有死士，不容社會各界掉以輕心。特首梁振英批評《學苑》是擊中了「極端本土派」的重心。現時處境最尷尬的是反對派，究竟是繼續與這些人狼狽為奸，最終引致民意的反彈，還是冒着被狙擊的危險，急急與他們劃清界線。對反對派來說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梁家傑的反對「港獨」言論遭受圍攻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港大《學苑》被口誅筆伐後，竟變本加厲在1月號中再次鼓吹「港獨」。先有副總編輯陳雅明誣衊香港人為「奴才」，呼籲「命運自決」；再有假名「梁辰史」者寫了一篇《本土革命 誓守族群》黑文，造謠「港人面臨滅族，只有徹底的本土抗亦革命，方可自救」。至此，《學苑》煽叛國，滿紙荒唐言，將其分裂國家、戕害香港的癡狂和國賊、奴才的卑鄙可惡面目赤裸裸地暴露無遺。

《學苑》的荒唐，是散布「港人面臨滅族」的邪說。眾所周知，1989年本港人口約500萬，到了去年25年間，港人已增至720萬，增長率為44%，這幫謠言異類就在此增長中出世；從2010年至2014年，世界的人才、機構、資金源源不斷湧入本港，為香港帶來全球獨有的第二高增長期，歐美等國如沃爾瑪（Walmart）、通用電氣（GE）、保險巨擘保誠（Prudential）、最大化工王國（BASE）等總部都設在香港；香港4小時航程可覆蓋經濟區GDP達16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總量；回歸後17年經歷了97年亞洲金融風暴、03年「沙士」疫症、08年世界金融海嘯，在祖國保護、支持下，香港成為固若金湯的「紐倫港」世界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會……事實戳穿了《學苑》「面臨滅族」的胡言亂語。

說《學苑》叛國，是鼓吹「命運自決」。港人明白：香港從出現的那天起，就以羅湖橋的臍帶緊緊依附祖國的母體血脈相連，靠大陸輸血才能得活。近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若無祖國的支持，香港能在短短一年復甦避過厄運嗎？正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恰如港大的學子們，沒有父母的生養，就沒有今天的成長。可是《學苑》的編者，卻為文鼓吹「本土革命」，乳臭尚未乾脫，就要革母親的命，就要反自己的國族，這不是違反常倫、忘恩負義數典忘祖的背叛嗎？所謂「命運自決」，就恰如一株樹木，離土離根離水，能夠生長結果嗎？《學苑》的邪說，連小學生都可以識別、駁斥，況廣大香港人乎！

《學苑》鼓吹「港獨」危害和出賣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為國賊漢奸。《荀子·臣道》曰：「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戴耀廷等身為教師，接受「黑金」，持祿養交，發動「佔中」，對抗國家而不恤國之榮辱，豈非國賊？周永康與黃之鋒等人偷合苟容，不恤國之臧否，接洋人資助，甘當外國反華勢力圍堵中國的急先鋒，豈非漢奸？《學苑》編輯作者，用中國名、說中國話、寫中文字、有中華民族基因卻幹着影響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是為中華民族的奸邪、敗類。

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大都愛國愛港。願當奴才者有之，但屬少數：李漢奸吳三桂；忽然民主陳老太；向洋人領旨求援的肥佬黎；不停向英、美、日、德領事早請示晚匯報的戴耀廷；接受獎賞、遊澳吃喝玩樂的反國教小奴才黃之鋒等，都是當代洋人的大小奴才。故「奴才」的狗鏈兒應拴在上述等人和陳雅明自己頸上。